

集部

南軒集卷二十六

宋 張栻 撰

書

答喻郎中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所謂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而不然枉尋以求直尺而曰吾所畏者激觸也無乃終墮於姦邪之域人欲愈肆而天理愈滅歟觀伊川先生解遇

主于巻一文意極明切後人不知乃以己私窺聖人之意其失大矣長者言重懼學者聽之而惑也故敢獻其愚

答李秘監

竊聞除書復長道山固為吾道慶然而進退去就之義高明所素講今日必有以處之而亦士類之所屬望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古人所以周旋乎理義動中節奏而不失也辭章儻未報可則繼此何

從事焉者試共論之左右謂異端之惑人未必非賢士大夫信哉斯言也然而今日異端之害烈於申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真憑虛而舍實拔本披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嗟乎天下之禍莫大於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蓋霄壤之隔也學者有志於學必也於此一毫勿屑而後可得其門而入

也然而欲遊聖門以何為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為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真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又曰求則得之左右試取魯論所載精思而深求焉㫷也不敏尚庶幾切磋之益

答謝夢得

凡人之病必有受病之處雖風雨暑寒燥濕之不同而氣行無間隙不在焉惟其日引月長浸而不已故良醫

之治病必先望其顔色切其脉理而究其腑臓之變以會其徵而投之砭劑如郢人之運斤甘蠅飛衛之射發無不如意不幸而秦扁和緩之不遇而至於病矣則將何救嗟乎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以治之病之在心顧獨不思所以救之者乎左右謂病散在一身而莫知其病之處此惟弗察之故也語曰觀過斯知仁矣觀云者用力之妙也引繩而絶之其絶必有處左右試詳思而察焉凡心之病固多端大抵皆由其偏而

作自一勺而至於稽天則若人雖生無以異於死也聖賢之經皆妙方也察吾病之所由起而知其然審處其方專意致精而藥之則病可去病去則仁仁則生矣如某者蓋三折肱而未得為良醫也方汲汲然自治之不暇而何以起人之廢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多言不足以答盛意

答劉炳先昆仲

某求去未得尚爾黽勉春來城南花柳每見夢寐中也

如耶辱在下風所顧聞也

與施蘄州 少路

久聞蘄春文物彬彬有前輩遺澤漸濡未泯也計士人中器質多美者鐵錢事如何計循其理而為之不若它人做工作事也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號為安靜者則一切不為而其欲為者則又先懷利心往往貽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務實為所當為以護養邦本為先耳此則可貴也某冒居要藩日夜悚仄蓋日勉焉而未之能

有益也臭味一家偶及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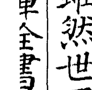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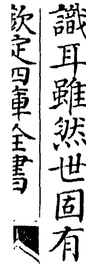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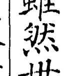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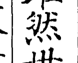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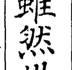
答周允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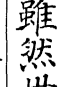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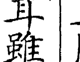
所諭約之說前書正欲左右從約束簡約中下工夫所謂曾子之約其始亦須由是以進焉來書謂約束簡約之云其之趨此也有日矣此乃見左右之未能趨約也如是而遽云曾子之約只是妄意度量耳大抵觀書辭多暴露恍惚之語少沈潛篤實之意講學不如此也且當熟讀論語玩味聖人所以教人與孔門弟子學乎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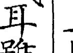
人者則自可見蓋聖門實學循循有序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非若異端躐等籠罩自謂一超徑詣而卒為窮大而無所據也近世一種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撥冗姑此為報幸深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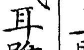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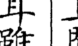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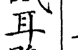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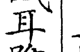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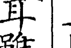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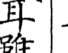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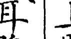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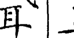
所諭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儻下學而不加上達之功此尤甚上達不可言加功聖人教人以下學之事下學工夫浸密則所為上達者愈深非下學之外又别為上達之功也致知力行皆是下學此其意味深遠而無窮非驚怪恍惚者比也學者且當務守守非拘迫之謂不走作也守得定則天理浸明自然漸漸開拓若强欲驟開拓則將窮大而失其居無地以崇



德矣惟收拾豪氣毋忽卑近深厚縝密以進窮理居敬之工則所望也喜左右之志故屢言之惟深念焉

答陳平甫

其自幼侍親來南周旋三十餘年間又且伏守墳墓于衡山之下是以雖為蜀人而不獲與蜀之士處以親友其仁賢每以是念往歲得建安魏元履書始知足下之名且聞廷對所陳大略念足下天資剛毅人也恨未之識耳雖然世固有天資之美者苟不知進乎學則終身

安於其故而已蓋氣質雖美而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是以君子必貴乎學也近得猶子然書復聞足下超然拔出流俗志於古道孜孜不舍則又歎足下於世衰道微之際能獨見自立如此其進也何可量則願見之心益厪今得足下書并所論著連緘累牘伏而讀之無非以討論問學為事而果有以知足下之所存甚幸甚愚惟是不以僕為不敏意欲與之共講斯道而勉為君子之歸固所願者若夫推予期待之過其實則非所敢當

也僕自惟念妄意於斯道有年矣始時聞五峯胡先生之名見其話言而心服之時時以書質疑求益辛巳之歲方獲拜之于文定公書堂先生顧其愚而誨之所以長善救失蓋有在言語之外者然僅得一再見耳而先生没自爾以來僕亦困於憂患幸存視息於先廬紬繹舊聞反之吾身寖識義理之所存湘中二三學者時過講論又有同志之友自遠而至有可樂者如是又五載而上命為州不得辭繼為尚書郎猥以戇言誤被簡遇

遂得執經入侍且須都省下士誠欲自竭庶幾以報而學力不充迄亡毫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蓋愈覺已徧之難矯聖學之無窮而存察之不可斯須忘也誦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章思欲與海內賢士切磋琢磨庶幾卒以無負初志然則自治之不暇又烏能有益於人哉念辱足下萬里盛意則亦不敢隱耳蓋道之不明久矣自河南二程先生始得其傳於千有餘載之下今二先生之言雖行於世然識其真者或寡矣夫二先生

之言凡以明孔孟之道而已孔孟之道其博厚高明雖曰配二儀之無疆然其端豈遠於人心而欲它求哉人病不能推而充之耳世之聞二先生之言而驚疑竊怪者固不足道而其閒有慕高遠者則又懭怳虛矜而不循其實亦為失其真而已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復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為人之要孰尚於此學而不知其

要則泛濫而無功二者言之雖近而意味工夫無窮其間曲折精微惟能用力者當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區區誦其所聞言不盡意惟願足下毋忽於卑近以卒至於遠大則幸甚幸甚別紙所諭亦各以鄙意批呈未知然否自爾既定交於萬里之外則不惜時惠音有箴有晦有得有疑一一詳及勿為無益

之書所願望也

答曾致虛

承聞侍旁無事不廢講論以致虛資稟之美而有志斯道其何可量甚幸甚仰惟是某不敏何足以辱下問之意來教所及悚戢何勝雖然於左右不敢隱其愚也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

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言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語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不識以為如何某去歲作主一箴謾納呈有以往復開益所願望也

答項秀才

承來金華從容師友間當有進益為學之方循循有序要須著實趨約自畀近始度正字亦必常及此在勉之

而已

答羅孟弼

數日欲答前書檢未得但記其間所引濂溪無欲則靜虚動直之語念不可不報所謂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虚動則直虚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虚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答蕭仲秉

聞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為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義則為欺偽不敬莫大焉惟致哀遵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孚勉為在我者可也

又

生死鬼神之説須是胷中見得洒落世間所説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

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摇動引去覺得諸友多於此處疑著正好玩味横渠之說昨見文集有數處極精切葢横渠皆是身經歷做工夫剖决至到故於學者疑滯處尤為有力耳工夫須去本源上下沈潛培植之功不然區區文義之間一知半解歲月只恁地空過也

答戚如玉

垂諭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卦懲忿窒欲懲之為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

為能窒欲其謂懲忿亦然若為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却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當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天理人欲不相叅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答江文叔

垂諭大學格物之說顧其淺陋何足以發高明之思抑嘗聞之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

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洒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始也因下問及之併幸詳焉有以見教

答劉宰

垂諭識大本除物欲之說蓋義理精微處毫釐易差故以呂與叔游伊川橫渠之門所得非不深而至論中處

終未契先生之意知未易至也今學者未循其序遽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只是想象模量終非其實要須居敬窮理工夫日積月累則意味自覺無窮於大本當漸瑩然大抵聖人教人具有先後始終學者存任重道遠之思切戒欲速也物欲之防先覺所謹葢人心甚危氣習難化誠當兢業乎此然隨起隨遏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暇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

疑斯言太快透得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之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名利者是亦未免被它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然類如此要用力乃知之耳

答游誠之

出入二字更須子細理會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

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欲可去而心未嘗無至於是心之存物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幸深思之

又

大抵學者貴近思若泛濫則有病近字極有味宜深體之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溟涬無别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答呂季克

原說中弊病似不難見不知李伯諫何故下喬木而入幽谷如此如克己復禮之說所謂禮者天之理也以其有序而不可過故謂之禮凡非天理皆己私也己私克則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然克己有道要當深察其私事事克之今但指吾心之所愧者必其私而其所無負者必夫禮苟工夫未到而但認己意為則且將以私為非私而謂非禮為禮不亦誤乎又如格物之說格之為言

至也理不循乎物至極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則純乎我是欲格去夫物而已獨立此非異端之見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說是反鏡而索照也推此二端其它可見

答王居之

原說前日吕季克已寄來觀其言殊無統紀其所安乃是釋氏而又文其說說亦淺陋本不足以惑人不意伯諫乃爾向來與元晦相從不知講論甚事其人亦可謂

不善變矣前日答李克書謾錄去今得所示伯諫之語益知蘄州李君乃是類告子之不動心者不知既不窮理如何去得物蔽其所謂非蔽者未必非蔽而不自知也釋氏之學正緣不窮理之故耳又將盡性至命做一件高妙恍惚事不知若物格知至意誠心正則盡性至命亦在是耳

答章茂獻

來問詳切思慮講辯要當如此爾向者見吳德夫說汪

端明嘗以正大兩字奉告𮊵謂此意固美矣然正大是指其體要須有下手處弘毅兩字乃學者下手處也與正大本相須就其體言之天理渾然正且大也推其用言之散在事物之間精微曲折正大之理無不存焉學者當默存其體而深窮其用則所謂弘毅之功不可以不進也然就學者用工常患於偏欲其弘則懼夫肆欲其毅則懼夫拘是非弘毅之正也氣習之所乘也在學者初用工亦無恠其有此然要知其為病而致吾存養

窮索之力耳凡足下之所問不能一一具報大意亦略具是矣幸以此推之而復以告焉區區每樂得同志相與共講扶掖其愚儻或有進賢者不鄙而辱貺之其誠知幸矣

答彭子壽

别紙示以所疑深慰孤寂輙據所見奉呈正望往復之益第詳觀所論不喜分析窮理不應如此理有會有通會而為一通則有萬疉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

貫者非溟涬臆度矣此學所以貴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更幸深思焉

答沙市孫監鎮

某辱諭伍員廟事足見致思相助之意甚幸甚幸惟是時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今也楚乃伍員之宗國君臣之義其來有素矣父以無罪誅子逃之而勿仕終身蔬食布衣可也豈有假手於讐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狄梁公乃與大禹吳泰伯一例存之前輩蓋嘗有議

論梁公之賢偶未之思耳今敕額在吳以慰吳人之思可也在楚地則不可以施按祀典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員於此地何止無功德而已哉然復讐之義又不可不詳講如今日中原之人本吾宋之臣子金乃敵國也向來不幸而困於金若幸而脫歸則當明復讐之義令吾宋臣子翦伐之所當為也若員則家世為楚之臣子而以復讐之義自施於君其可乎哉使員而果有靈也其敢饗於玆地乎此義恐不可不正來意雖深荷然皇恐

不敢從也更惟思之

答陸子壽

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為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渺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于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貺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

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内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

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

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

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答魏元履

頃寄一書度到時從者已南轅不知獲徹否便中領臨

行教字極荷秋氣寖清伏惟歸侍雍容尊履萬福兄抗

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

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太學多士有

欲閉何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然兄今日袖手却

思當益知天理之難明人心之難定而講學之不可一日忘也則君子之所進其有極乎元晦必已相見請外想遂矣共父近得音行邊今在襄陽也甚幸粗安日夕不敢自怠棄但良朋在遠每懷離索之懼安得識面少沃此懷也適有端便略此問訊更幾勉茂德業厚自愛重

戊午讜論有人可為録本否先得兄所作序及元晦者見寄為望

南軒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軒集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戴朝琛

南軒集卷二十七

宋 張栻 撰

書

答李賢良 仲信

比承奉對天陛正學以言歸拜親庭榮則多矣竊在游從深用慰歎未及具問來教先貽佩戢至意即此春晚伏惟侍旁從容德履勝裕國家稽古建科得人為盛中雖廢於邪臣卒莫掩於公議逮茲舉首乃得昌言將必

有聞風而起者幸甚幸甚雖然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方無窮責人者易為言而克己者難其功任重道遠惟益勉之以副嶄望其歸來舊廬已三閲月無事可以讀書玩味存察不敢墮弛惟孤陋少友是懼每馳情於公家父子兄弟間也因來尚警告之西泝未有日否臨紙更切依然重幾良食自厚

答李叔文

某自舟中草草具謝爾後不克嗣音辱近告從審侍履

萬福慰甚其歲前抵舊廬應接殊不暇數日來方得從
事簡編中但可與講論者極患其難得耳幸教以少康
而下中興說敬已詳觀少康年次邵康節皇極經世中
以寒浞滅相係於壬寅是歲或癸卯少康生而克復舊
物乃在癸未凡四十有一年方少康在襁褓而夏之臣
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乃遂其志若靡者
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在上澆豷縱横之時少康獨
有田一成衆一旅其勢可謂湮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

回譎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於後猶幸有左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少康以有為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此數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況國乎惟其潛也若深淵之靚故其發也如春陽之振動惟其時者也恐當以是觀之燈下布復它冀以時厚愛

答李季修

某別來無日不念辱近問為慰垂示浩氣集傳足見留

意亦一再觀矣大抵論學之難如此等要切處須涵泳體認持之以久方能通達若只以己意懸斷則失之遠矣如蘇與秦之說辯則辯矣然只是以聰明揣量非講學之道也且是未識心之所以為心既未識心則所謂浩然之氣者安所本哉本源既差則其立言何適而非病縱使時有一二語摸度近是亦非是也後生顧豈當議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況本源初未是者哉今當本孟子之意而參以程子之

說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皆其深造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於此下工遽欲想象强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為害反大矣以直養之說要將直來養氣便是私意有害於養故孟子只說養而無害不是將一物養一物也與涵養以敬自大不同敬便是養也敬者心之道所以生生也與直字義異須細味之所問大學正心之道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

以治懼程子固嘗言之至於憂患好樂所以治之者亦不越乎此蓋克己所以治好樂而明理所以治憂患也大抵用工處克己明理二端而已如前所云居敬則克己在其中集義則明理在其中亦是二端也汪玉山所謂二程語錄嘗因探討一事即為刋正數處此論亦未然蓋在己若見未到看先生說話未出却便據己見刋正豈不為害要須平心易氣深潛默體於其疑則與師友講論問辯焉可也諸葛忠武傳録呈有當刪正及當增益者不惜示及家亦有集但

殊不類諸葛公語當非本書王子思所編似太草草某中間所載公之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乃得之貞觀政要中不知向前别曾有處載此否劉子澄亦得書仲信令兄必歸侍旁煩為致意其見吾友下問之誠據鄙懷不敢有隱切不必示它人也寒甚呵筆奉此更惟自愛

又

兩兄既皆歸子職良壓孟子論事親為仁之實蓋人心

之至親至切孰尚乎此此實問學之根抵也所諭敬之說謂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向晦宴息亦須隨時某以為向晦入燕息乃敬也知向晦燕息之為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答胡廣仲

向來臨行時所示講論一紙連日尋未獲然其略亦頗記得矣大抵其之鄙意以為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性也而陷溺之陷溺之則不能有之惟君子能存其

良心故天性昭明未發之中卓然著見涵養乎此則工夫日益深厚所謂存心養性之妙然而其見也是心體流行上發見矣不是有時而心有時而性也此精微處須究極之只為世間人思慮紛擾百出故無未發之時自信不及此話須要以收放心為先此意非言語可盡遠書姑道萬一試更與伯逢德美共思不可以舊所安為至更不研窮也其所見亦豈敢自以為是亦幸往復焉

又

龜山所得誠甚弘裕但宣和一出在其之隘終未能無少疑如劉元城然以聖門論之恐自處太高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在聖人乃可言自餘高弟如閔子騫蓋有汶上之言矣至於以世俗利心觀龜山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辨哉前輩未容輕看然吾人講學則不可一毫有隠爾

又

來書所謂性善之説於鄙意殊未安夫善惡相對之辭專善則無惡也猶是非相對之辭曰是則無非矣性善云者言性純是善此善字乃有所指若如彼善於此之善則為無所指而體不明矣而云如彼善於此之善非止於至善之善不亦異乎且至善之外更有何善而云恐人將理低看了故特地提省人使見至善之淵源無乃頭上安頭使人想象描貌而愈迷其真乎切幸更精思之也主一箴之諭甚荷但其之意正患近來學者多

只是想象不肯著意下工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其欲其於操舍之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它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為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為實見得則為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摦妙元只在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箴之作亦以自警云爾更幸察焉却有以見教是望正作此書間又領葉家便价所持帖尤慰所諭

大學知止知至之説大略是如此盖知止是知其所止處而後能得得是得其所止未至於得未可謂知至也然易所謂知至而曰至之此知至字却須輕看而至之者乃大學知至者也如何尺紙無由盡意加以私家有少修造未能詳幸察

答直夫

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畏與世固

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

如異端談高説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乍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之所存若内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内交要譽惡其聲

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間精察不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某愚而所從事者在是願高明紬繹而反復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紙悚戢

答范主簿 伯崇

書說比寄酒誥到元晦處曾見否某近讀諸誥反復其温厚和平之氣深足以感發人若夫編簡脫誤可疑處則不必强為之說也垂諭仁之說若只將做周流無滯

礙氣象看了却只是想象又云其所以然者乃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者果何歟顧只於日用閒更因其發見苗裔而深察黙求之勿舎勿棄當的然見其樞機之所由發者矣

答舒秀才 周臣

別紙之諭備見至意其向者受五峰先生之教浹于心腑佩之終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切亦豈能盡窺其藩向者元晦有所講論其閒亦有與鄙見合者因而

反復議論以體當在己者耳固吾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如晦叔廣仲伯逢皆同志者故以示晦叔而晦叔復以示二公庶幾往返之有益耳蓋嘗丁寧不可示之非其人其間所論有前後之不同有蓋旋據窺測所到而言何敢執一而不惟其是之從也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淺量觀者亦無如之何但此議論只當同志者共紬繹所疑不當遽泛示以啟見聞者輕妄心也若左右謂以為成書而傳之則大誤矣

答宋教授

講聞令譽為有日矣茲辱過訪開慰可知且蒙委貺盛文退而三復非惟辭氣暢裕使人歎愛而有以窺所志之遠大欣幸曷勝第其不足以當之也自惟不敏雖有志於古道而晨夕自省矯偏捄過之不暇其何能有益於人邇來愈覺論學之難蓋升高自卑陟遐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而渺茫臆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蓋未知聖賢本末精

粗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左右謂二程先生之說天下知誦之而不知習察之功謂之不傳可也斯言是也以左右之高明而欲從事乎此其何可量顧因下問紬繹其端惟不以為卑與邇而忽焉則幸甚幸甚

答俞秀才

垂諭足見紬繹不輟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饑

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眞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為認揚眉瞬目運水般柴為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自餘並見別紙幸詳之有以往復甚幸

答喬德瞻

觀來書有以見玩繹不廢甚幸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眞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

習自有所至存養體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來諭謂舊雖知有主一無適之言至臨時又難下手夫主一無適正為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不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諭及陸薛徐三君恨未之識敬亭記潘叔昌寄來方見之敬則實實則虛之意遺書中已有但虛則無事矣亦疑傷快了蓋無事字殺此段意思不了如明道云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靜靜則明便完全近看惟二

先生說話完全精粹比其它先生不干事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間又不可含糊耳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語大意固好亦疑立言有病也

又

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其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願與同志者共之耳

又

來諭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誠然也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䆒諸顔子沈潛積習之功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乎別紙一一答去有以復之是望

答潘叔昌

來書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

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别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别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比作主一箴為一相識所刊其間亦有此意

又

所諭收歛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

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言不逮意更幸思之

又

來諭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舍焉則寖有味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勉之勉之如某孤陋正有望於諸友

講益也

答潘叔度

來書得以窺近日所存甚幸但以鄙見尚恐未免於迫切之病如云以是心事親則為孝以是心從兄則為悌視聽言動無非是心推之無所不用其極之類辭氣皆傷太迫切要當於勿忘勿助長中優游涵泳之乃無窮耳孝弟為仁之本遺書中有一段説非是謂由孝悌可以至仁乃是為仁自孝悌始此意試玩味之

又

垂諭吕蘇所若思慮紛擾之患大是難事可見近思之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持守誠莫要乎此要是久益有味耳孝弟為仁之説朞近來玩程先生為仁自孝悌始之意極為精切若如來説於事親從兄之時體孝悌所從出則仁可識却未盡蓋未免將一心體一心之病更幸深思之孟子論勿忘勿助長後引揠苗為喻言助長為多蓋學者雖或知忘之為害而未知助長之甚

故返復言之也

答潘文叔

所諭雖間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烏得為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答潘端叔

細觀書辭有務實近本意味良愜所望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間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柰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即成間斷亦何益也吾友勉之論語不可一日不玩味伊川易傳亦宜細讀其近年來讀此二書益覺有深味耳

答周頴叔

垂諭學者茍有一毫靠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為真實是也但才不近裏便是靠外分毫之間為難察正當用力不可易言也又謂今且據面前識得一字便勉行一字非敢求近功亦是也但未知今所識者何字而所行者何味也它時有便不惜詳示庶可往復蒙益耳

又

來諭學貴力行本無許多事何言之易也學固是貴力

行然所謂力行者然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潦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計必常從正字講論惟深思而勉之

答戚德銳

垂諭心量褊狹是已太重之病伯恭相勉看西銘善矣第其尋常切謂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之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軀殼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貴日用間

實做工夫却不可想象臆度也

又

所諭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厲以進主一之功則幸甚

答鄭仲禮

許時過從别來懐想自到郡竭日夕之力不敢不勉策但恐終無補斯民耳連日沛澤早晚稻皆濟憂國願年

豈此第一義也仲禮與伯壽想不廢講論湘中諸友樂聞者固多真肯下工夫者為誰使人憂之二友宜力勉也

又

承書審聞還自莆中起居一向清勝為慰某于此歲半矣日夜黽勉將勤補拙未知還能及民萬分一否示及所講深喜相與不廢想共伯壽常常紬繹要須栽培深厚日用間絲髮勿放過不可只作説話也仍互相點檢

為佳耳新刊兩書寄去中庸之說宜玩味諸友有可以見示者皆不惜頻寄

南軒集卷二十七

南軒集卷二十八

宋 張栻 撰

書

與曾節夫撫幹

某二十四日到郡適當紀綱解弛之餘未免一一整頓今條目粗定當以身先之財計空虛亦頗得端倪數月之後民力可寬邊防尤所寒心方別為規模以壯中權之勢約束邊郡務先自治以服遠人盜賊紛然初無賞

格亦已明立示信當有為效力者自眛爽到日夕未嘗少暇雖差覺倦然不敢不勉有齋名緩帶日所燕處惡其名弛惰易曰無倦取夫子答子張子路之語今早方到英英堂已略行銓量沙汰矣其它事未暇一一報去但自諸司而下不免愛之以德不敢以姑息正恐其間須有咈意者然亦無如之何

又

茶賊在禾山二十日諸軍環視曾不得一正賊今日兵

將誠足用耶今聞復出禾山深慮其越逸彼中有聞時

幸示報王樞耄及而繆悠貶未足以塞責又不知汪汝

嘉能辦乃事否須見此人生得有福命亦好恐為福將

也壽翁攝帥一路之幸且勸令持重凡百號令審詳明

信乃佳蓋彼中失信於人久矣此賊其初失於不招恭蓋

嘗入文字於五月初令既殘害許多將與兵却不可招若合大軍

五千而不能擒此則亦無以為國矣所論岳祠及與王

樞劄子皆好有以見吾友守義不茍也壽翁雖不易肯

略言但恐言之不入亦不濟事耳此間土剛而農惰自前月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祈求舊例祈禱無義理盡削之只到社壇風雷雨師壇及於湘南樓望拜堯山灕江遣官賫奉祝板瘞山間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湘南樓雷電倏興下樓雨已下須史大集滂沛過午方止庭下水深數尺四郊盡徧今雨意未已也一稔可望幸事幸事庶幾使此邦之人益信土偶之非所當事而山川是為神靈也因書謾及不必語它人急發遞至壽翁欲

其排日發探報來更幸賛之

又

某昨方奉書遁中辱示忽聞有罷命深所歎息彼蓋欲借左右以自解免尚何卹乎公議想目前得失不以寘胷中某亦不復道相勸解之辭吾曹惟有益勉其在我者耳但今之達官鮮能受盡言向來所以奉書亦有不可與言之戒詳其當時差出便非好意正欲尋事相中耳它日必有能與君辨之者但辨與不辨亦不足問歸

家閉户勉學此有餘地也

又

左右天資之美閑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發氣容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見或者多疑左右以為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覯焉其日接事物恐懼之不暇甚思城南從容之味也

又

某到官已半月覺人情頗相安綱紀亦粗定日間事隨手即遣並不付吏輩頗似省靜但如學校軍政財計色色廢壞未免一一料理要為著實可繼者耳諸司向來相與不以誠而以術府中遇諸縣亦然今先務立信上下似亦頗相應也邊鄙有互相讐殺者具令逐州以國家好生大德諭之俾無以小忿自戕生靈忠信可行蠻貊拙者所守惟此而已惟是凡事不敢不奉法度上下曠弛陵夷之久未免少覺拘束久亦當安習也

又

前日春祭親往舜廟廟負奇峰唐人磨崖在石壁中貌象甚古行禮既終環視堂廡則有庫之神在焉固已甚懼而唐武后亦勦入廡下幡帳甚盛又僧伽一部落亦在焉不免即日盡投畀廟前江中庶幾一廟之内四門穆穆耳此事獨可爲李壽翁言之

又

得暇想不廢玩繹鬼神之説横渠正蒙中宜深味之此

直須使胷中了了無疑不然它時恐或為異說搖動也

又

某承之亦且一載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黽勉之不暇所幸去歲一稔嶺民謂數年所無而積年狡盜悉就擒馘人情頗安惟是區區不敢苟目前為之久遠之慮日夜在懷保伍法先行於靜江境內極得其効非惟弭盜亦且息訟因漸教以相親睦扶持之意繼復推之一路有數州者能料理有方今又得朝廷斟

酌降下尤章事也靜江財賦適承空乏之餘初交割時府中借經司漕司緡錢共幾四十萬經司亦坐是費力一年之間痛節浮冗謹密滲漏令章支吾兼支還兩司錢十餘萬緡去冬米賤亦頗收糴為備錢二萬石惟招軍治甲不敢借費所收拾强壯刺將兵効用者已近五百輩部勒教閱合椎鋒及効用并帳前親兵千二百餘人頗成軍伍蓋此路控扼非一此為急務也令郡事極簡日間多得暇但環視一路思慮不能暫釋耳會議財

賦事朝廷雖已行下而共議之人與人異見商量未成比不免以所見定論再列于朝矣諸州須得此事定然後有濟也諸邉悉幸無它向來夔州李丈所忌憚之人今甚帖然然羈縻之地與夫蠻獠之鄉種類寔繁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豈容少忽而邉備未實每為憂耳士人中亦漸有知向方者每呼其秀者與之講論端倪一二更看久之如何環城勝處誠多但絶懶出公務之餘焚香黙坐間翻書數葉為況如此耳恐節夫欲詳知

不覺縷縷建安公捄荒之政聞江東之人極賴之常通問否此以僻遠難於相聞也節夫閒中想進修不輟察偏矯習當有新功中庸謹獨大學誠意乃是下工夫要切處不可悠悠放過也彼中去崇安不遠聞欲以暇時一往元晦處甚善甚善示及山園圖反復不厭便若身履其間今再賦五章奉寄雖然園亦既廣矣美矣若求增不已却恐亦為玩物溺志要不可不察也

與吳晦叔

元晦書來云近看大學中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字皆當讀作僻字反復細看誠如其説蓋非惟文義上下相接兼此篇中其餘辟字皆當讀作僻不應此字獨異又其理於脩身齊家極為緊切乃易傳中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之意也幸更詳之

又

擇之後來頗肯放下舊説第於鬼神生死之故終是疑惑書來却云姑欲且寘此疑專一持敬某謂此疑方深

動輒有礙雖欲持敬豈不間斷分裂乎窮理持敬工夫蓋互相資耳

可齋銘見㩦在此大意皆正但恐說可欲未甚分明可欲乃動之端良心本體也故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意如何

又

告子之説其向來解孟子此段正與來諭同近因在舟中改舊説見伊川有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觀人之

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明道云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達於面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此亦似以為觀人之法也故有疑焉幸更詳之見教

又

可齋銘俟更詳之續布聞告子一段大意固然看伊川之意以為觀人之法為告子説云爾也某解得一段容續遣呈求教近來玩味細繹大抵多覺向來看得偏處

始知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其至言哉

又

示教久假不歸之説論甚正向來解中之語誠有未安

後來亦略有更改處今復刪潤録呈但來諭固正矣然

如所解烏知其非有也謂懵不自知却恐意義及文勢

皆未順身之假之固逈然不同孟子此語要甚和平謂

使其能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已有蓋非便謂其能有

之亦寧知其不能有耳語意蓋圓也假雖是有名無實

若能不歸則安知其非舍舊而更新乎解中故云義不係於假而係於不歸

故孟子斯言蓋進之於善道而非絶之之辭文定春秋中一段及此併録呈幸更深思之却以見告某今夏以來時時再看語孟說又多欲改處緣壁者見戒未欲多作文字近日方下筆改正語說次當及孟子恐因見其間未安處不惜一一疏示相助開發也所欲言者甚多每以懷渇所幾以時自厚

又

舟梁之論誠有益於學者向來所疑只恐辭氣閒微有過處耳

㯶已作岳下書欲遣人問忽得舍弟信報廣仲下世傷歎淚落不能以已不謂盛年一疾遽至於此又念其有志古道朋遊中所難得平時相與講論意望遠大一朝有今古之隔使人重痛惜之不獨為胡氏歎息也晦叔交義篤至尤當為之動懷此病只緣湘陰鑿者下甘遂

撅了根本豈有廣仲之弱反謂腎氣有餘又從而瀉之耶如此庸醫公然妄投劑理當痛懲之如何專遣人去怱怱僅能作此它皆未暇及也

又

季隨處人便辱書甚慰醇叟遂爾使人感傷挽章甚佳近來詩律良進也某亦作兩首蚤晚寄去孟子解向來老兄先要盡心令録呈煩細看有以見告是所望也某近日無事亦頗作論語章句方畢學而篇續亦旋寄元

晦中庸數章俟答書了併往相去不遠未即合并無日不奉懷何日遂成此來耶力行近乎仁之說甚緊要更須細味近字為深長也克伐怨欲之說曽細味二程先生之說否仁字須是如此看伯逢所類遺書中語已領劉樞得書聞十二月間遷入新第但傳說頗華耳子飛可傷之甚前書已報去不知諸喪今誰與殯葬孤遺誰與收拾似亦劉樞之責也近報黄仲秉以集撰守鎮江未知何故它遲後訊

又

某比來展省先塋昨曉至止松楸日茂永慕之感惟以涕零耳本意欲畢事徃山前與親舊相欵適舍弟嚴陵之闕成見任初與劉樞共勸渠對换此間或近地一闕而其意堅欲往已索逐兵念兄弟相别在即且欲相聚不欲久出故復不果又恐重屋晦叔不敢屈來此相望一山徒極悵然後早即還轅矣近連得元晦書亦寄所解中庸草槀來看猶未及詳閲也伯逢前在城中頗欵

某所解太極圖渠亦録去但其意終疑物雖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為極者亦何有虧欠乎哉之語此正是渠緊要障礙處蓋未知物則有昏隔而太極則無虧欠故也若在物之身太極有虧欠則是太極為一物天將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物也此為於大本甚有害前臨來未及詳此從容間更以告之可也劉樞近日論交趾進象事又以上江多旱處以五萬緡往荆南糴米就彼輸軍此却截留合發之數此等事皆是誠心

愛民之實也求田之説未嘗忘但未有穏當不敢奉告耳

又

某比復奏請邉州久遠之弊似聞朝廷已議施行若得此事濟則庶幾有可繼之迹非直一時計耳新漕凡事却似肯商量不敢不推誠更看如何李伯諫為異説所惑遂下喬木而入幽谷兼其説亦甚淺陋不知伯諫何為便為所動要是天資窒塞元晦當時期待之太過耳

又

別紙數條一一以鄙見書其下未知然否幸精詳之長物之說正所欲聞近來只是買得一石屏及得一觥其它皆向來几案間日用者也經營之說傳者過矣但健羨之意雖曰知防然未免其根在尚時發見得來誨極有助當深加窒治也欣感欣感以此蓋思相聚之樂益閒凡有所傳聞無論虛實細大幸一一見告非吾晦叔而誰望耶幸甚

又

元晦謂咨於省察向來㡬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録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又

和靖三復幸甚如所謂花柳共日暖桑麻經雨滋語意佳也所諭氣稟之説言語誠恐人致惑今更云如羊躢虎其生已知其滅宗之類以其氣稟而知其末流至此

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言氣稟之性也如何日與諸人理會詩方到唐風向來元晦所編多去諸先生之說其意以為諸先生之說雖有不同然自各有意思在學者玩味如何故盡載程子張子呂氏楊氏之說其他諸家有可取則存之如元晦之說多在所取也此外尚或有鄙意即亦附之于末繫辭說亦已裒集程子精微之論多見遺書中如論孟精義編類得好極宜習讀但書多不帶來耳近為曾幹作一記并數詩録呈岳陽附克已

銘來亦附一本去

又

示及元晦伯逢觀過知仁說正所欲見其頃時之說正與伯逢相似後來見解經義處惟伊川先生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斁此段伊川但以謂君子之過過於厚傷於愛小人之過過於薄傷於忍經解本云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近來嘗下語云君子之失於厚過於愛雖曰過也然觀其過而心之不遠者可

知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於忍夫所謂薄與忍者豈人之情也哉而其失若此則其所陷溺者亦可知矣以此自觀則天理在所精人欲在所遏也以此觀人則亦知人之要也未知兄看得如何若如舊日所說恐傷快了聖人論仁不如是耳更幸思之講之却以見教示諭所過者化之說才讀一過覺程子之說為有功用也俟少定更詳之

聞見思慮所及并廣西利害有可見告者不惜逐項筆

記以俟面請其獨任一路之責蚤夜不遑所幸今夏雨
澤尤以時目前遠近頗安帖向來數事悉已得請前書
已報去今諸州既少寛横歛苛訴悉從禁戢庶幾民力
之漸紓也除諸郡既添鹽息外海旁數郡乃煮海之地
而官敷賣鹽數益增於舊亦為鐫削區處以至海南悉
施行矣區區心力之所及不敢不盡亦幸朝廷察見肯
相從耳前書所諭權攝事向來正求者多而經司闕殊
少不足以給想多不滿者漕司却有闕多然近來指揮

例罷違法榷攝如廣中用八路法但可差在本路得替寄居待闕官耳罷者甚衆亦有利有害也陳擇之本欲立秋後歸自聞此報不復可留此公明審有思慮此處置本路久遠根本之計一二事極賴其助甚惜其去也誠之病痛多未肯下手醫治近亦力告之矣

又

兩日行善化寧鄉道中境界可畏使人不忍開眼大抵十室五六空矣其見存者無人色有位者終未肯沛然

拯濟坐視天民之擠壑為之奈何前在城中不勝饒舌昨復移書力說且封民所食草根去未知叱動否

又

歉傷衡山猶為庶幾者晦叔猶未見善化寧鄉界中耳不可言不可言其向在城中亦無緣知得子細振民之事蓋有二端振濟也振糶也振濟須官中捐米以救之振糶即用上戶所認可也今官中吝米不肯捐專仰上户之糶可乎今潭城諸倉受納已有米近八萬斛前勸

陳帥借此上供米均濟農民之食者或借與亦可却一面具以奏聞待罪比至獲罪而十數萬生齒已活矣況未必獲罪耶未知渠能辨否耳若待常平司全永州糴米來濟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如何如何

南軒集卷二十八

南軒集卷二十九

宋 張栻 撰

答問

答吴晦叔

遺書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又曰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夫性也心也情也其實一也今由前而觀之則是心與情各自根於性矣

由後而觀之則是情乃發於心矣竊謂人之情發莫非心為之主而心根於性是情亦同本於性也今曰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然則既發之後安可謂之無心哉豈非情言其動而心自隱然為主於中乎又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發得是善固可為善脫有不善如何為善哉是皆可疑也此精微處望明賜剖析又曰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不足則張子所謂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此有外之心與禮經
以其外心也與文定春秋傳云心不外者乃能統
夫衆理皆不同豈非本心未瑩猶有人心者乎抑
懐不足之意乎

自性之有動謂之情而心則貫乎動静而主乎性情者
也程子謂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者蓋就發上
說只當謂之情而心之所以為之主者固無乎不在矣
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者若訓順弗克若天之若人性

本善由是而發無人欲之私焉莫非善也此所謂順也情有不善者非若其情故也無不足者天理之安也本心也若有不足則是有所為而然杜撰出來此人欲也有外之心也

規正韋齋意思有偏誠為確論山間同志亦頗有此歎者如孟子云凡有四端於我者皆知擴而充之豈可欲捄一時之偏勝而自墮於一偏併令人不可有仁字而為學乎豈非略於省察之過乎若使

人敬以致知不妨其為是也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能知而遽將孰為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我已見性者故胡文定公曉得敬字便不差也明道説曾子告孟敬子之語誠是坦明所謂於公字上研究仁字為最近信然公則能愛矣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裔恐愈濯濯也此話須兼看大抵涵養之厚則發見必多體察

之精則根本益固未知大體者且據所見自持（如知有整衣冠一思慮便整衣冠一思慮此雖未知大體然涵養之意已在其中）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膠膠擾擾而知見無由得發也敬以致知之語以字有病（前書中已見此語未及奉報）不若云居敬致知公字只為學者不曾去源頭體究故看得不是觀元晦亦不是略於省察令人不知有仁字正欲發明仁字如說愛字亦是要人去所以愛上體究但其語不欲無偏却非閉目坐禪之病也更幸思

也

程子語錄云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玆乃道非陰陽所以陰陽者道也理明辭瑩無可疑者而於其後又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於易傳亦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如此則是以一陽為天地之心大於前言相戾甚非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之旨也望為精剖以祛所疑

易傳所謂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此語言近而指遠甚為完全蓋非指一陽而言也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細味之可見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不知在遺書中甚處檢未見但見微言中載此句而文亦不備便中幸詳示諭當更思之耳畢竟覺得此語未安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不知晦叔如何說

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

又嘗曰揚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

所得夫二人之品固不可同日而語然其說則一

而其義所以不同者何也

道即性也此明道先生語揚雄初無此語也後段文意

乃是謂道即性也揚雄既不知性則於道更何所得耳

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言只可

謂之清忠此洙泗言仁之所極是也然遺書有謂

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兹又不能無疑夫聖人無

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何也又況程子於博施濟

衆之下乃云令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則又與忠清之說不同請明之

遺書中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清忠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看先覺說話切忌執殺不知如何

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為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即人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膠否

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為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為得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為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之語大意已得之

西銘天地之帥吾其性帥有主宰之義不曰心而曰性何也

帥是統率之意原本而言之謂之性則可耳

答胡伯逢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比

又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詳此兩說則是中庸首兩句明道便屬人說矣而伊川先生乃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之性云云所謂率性也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伊川之說則自首兩句已兼人物而言之矣呂

游揚之說則同乎明道侯子之說則同乎伊川二先生之說所以不同者如何

某竊詳所録明道先生之說蓋明性之存乎人者也伊川先生之說蓋明性之統體無乎不在也天命之謂性者大哉乾元人與物所資始也率性之謂道者在人為人之性在物為物之性各正性命而不失所謂道也蓋物之氣稟雖有偏而性之本體則無偏也觀天下之物就其形氣中其生理何嘗有一毫不足者乎此性之無

乎不在也惟人稟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能推之此所以為人之性而異乎庶物者也若元不喪失率性而行不假脩為便是聖人故惟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而人之性物之性亦無不盡惟其有所喪失則不能循其性故有脩道之教焉所以復其性之全也明道於人身上指出要人就已體認耳然亦豈遂謂物無天命乎伊川發明其統體可謂完備矣侯子解稱兼人物而言者為明道說恐此亦必有据或曰天命獨人有之而物不與焉為是說者但知萬物

氣禀之有偏而不知天性之初無偏也知太極之有一而不知物物各具太極也故道與器離析而天地萬物不相管屬有害於仁之體矣謂之識太極可乎不可不察也伊川不獨解天命之謂性一章有此意遺書中如此說處極多知說萬物皆備於我處亦然幸詳玫而深思之區區所見未知然否且辭不逮意惟高明察之

曰心有知覺之謂仁此上蔡謝子之言也此言固有病切謂心有知覺謂之仁此一語是謝先生傳道端的之語以提省學者也恐不可謂有病夫知

覺亦有深淺常人莫不知寒識暖知饑識飽若認此知覺為極至則豈特有病而已伊川亦曰覺不可以訓仁意亦猶是恐人專守著一箇覺字耳若夫謝子之意自有精神若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即我之用也何病之有

謝上蔡之言固是要指其發見以省學者然便斷殺知覺為仁故切以為未免有病伊川先生所謂覺不可訓仁者正謂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訓仁侯子師聖亦嘗

及此矣若夫今之學者囂囂然自以為我知之者只是弄精魂耳烏能進乎實地哉此又上蔡之罪人也

又曰以覺言仁固不若愛之切此亦似遷就之說切謂以愛言仁不若覺之為近也

就愛人上窮究仁之所以愛宜莫親切於此所謂知覺者亦在其中矣

大公之理得則天地之心即己之心此語善矣而其下語云萬物之體即己之體却似未識仁大公

之理四字亦恐未親切

萬物之體即我之體立言者之意乃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已何所不至之意大公之理四字也要人看

解盡心首章云理之自然謂之天具於人為性主於性為心又於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解云天命為性循性曰道而主於身為心何故言性心有不同且主於身者似專指軀殼之內言之主

於性者似性外有主矣恐立言未瑩也

主宰處便是心故有主於性主於身之言然兩處語亦

當瑩之歸於一也

又曰若夫為不善則是物誘於外而血氣隨之性

無是也然則所謂不善者是性之所不為也夫論

性不及氣則不備而謂不善者是血氣而非性可

乎且謂性所不為夫誰為之

性無不善謂性有不善者誣天者也夫水搏而躍之可

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也哉此前日所以有不善者性所不為之論而不自知其過也夫血氣固出於性然因血氣之有偏而後有不善不善一於其偏也故就氣稟言之則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可即其本源而言之則謂不善者性之所不為乃所以明性之理也若如來說則是混天理人欲而莫別其故何異於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論哉

萬物皆備於我矣解曰凡有是性者理無不具是

萬物無不備也故程子曰非獨人也物亦然却於親親而仁民處解去人與人類則其性同物則各從其類而不得與吾同矣有牴牾否竊謂萬物皆備於我乃仁之道與天下歸仁之義同蓋謂人能備之耳我者指人而言也昨見言中有疑議切所未安若夫萬物素備之說則是一義

此難以言語盡請無横舊說於胷次玩味伊川先生之言而深體之

南軒集卷二十九